



西書法藝術碑林

陕西省博物馆
李域铮 赵敏生 雷冰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西安碑林書法藝術

陝西省博物館

李域鋒 趙敏生 雷冰 編著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陝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陝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8199·446 定价：(精)：13.50元

前 言

西安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文物宝藏非常丰富。碑林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座灿烂的艺术宝库，向来以碑石精英荟萃而驰名于世。

西安碑林，它的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和唐末，经历了沧桑变化。宋朝之后的金、元、明、清各代，对碑林虽有修葺扩建，碑石也有所增添，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之管理不善，遂使碑林殿宇破损，碑碣零乱，成为鼠蛇穴居、鸟禽栖息的地方，呈现一片凄凉景象。新中国成立以后，碑林和其它胜迹一样，得到了新生。人民政府累拨专款，修整建筑，美化环境，又不断收集增加大量汉、晋、隋、唐碑石，以及晋、魏以后各代的墓志等，使碑林的收存更加充实，面貌焕然一新。如今，在六座陈列室和七个游廊里，排列着一千多块碑石，不但保存了文化典籍，而且供中外游人欣赏学习。

碑林的书法艺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反映了祖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炫丽和精美。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沿革发展过程，可以观尝到历代书法大师们高超的艺术造诣。东汉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武都太守题名》残石和《曹全碑》是碑林中早期时代的作品；魏晋南北朝的《三体石经》残石、《管氏夫人墓碑》、符秦的《广武将军□产碑》、北魏的《晖福寺碑》等，都在书法艺术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隋唐时

期的碑刻在碑林中最为壮观，隋代的有《孟显达碑》和《智永真草千字文帖》，而出于唐代名书法家之手的真、草、隶、篆各体，几乎无所不包，如欧阳询书《皇甫诞碑》、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颜氏家庙碑》、《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褚遂良书《同州三藏圣教碑序》、张旭书《断千字文》、怀素书《东陵圣母帖》、《藏真律公二帖》、李阳冰书《三坟记碑》，以及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等，均堪称稀世瑰宝。此外，碑林中还藏有大量墓志和石刻画，都是历代珍重的精粹之作，给我们研究古代社会风俗、人民生活以及工艺美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陕西在历史上是我国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地区，著名书家各代都有，如秦的程邈、胡毋敬，唐的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的薛绍彭等，在书法艺术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和成就。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书法艺术的优良传统，陕西省博物馆组织编写了这本《西安碑林书法艺术》，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有助于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马文瑞
一九八二年

目 录

一 前 言	一
二 中国书法发展历史撮要	一
三 西安碑林概况	六
四 图 版	一
一 西安碑林外景	一五
二 西安碑林第三室	一六
三 西安碑林一角	一八
四 西安碑林墓志廊一角	一九
五 峰山刻石	二十一
六 苍颉庙碑	二二
七 黄肠石刻字	二四
八 烹平石经《周易》(残石)	二六
九 仙人唐公房碑	二八
十 曹全碑	三十
一一 绥德五里店汉墓画像石门框	三二
一二 三体石经(残石)	三四
一三 夫人天水赵氏墓碑	三六
一四 管氏夫人墓碑	三七
一 张永昌墓碑	一五
二 永安侯墓石	一六
三 司马芳残碑	一七
四 三藏圣教序碑	一八
五 兴福寺残碑	一九
六 邓太尉碑	二十
七 广武将军 <u>产</u> 碑	二一
八 皇兴造像	二二
九 广武将军 <u>产</u> 碑	二三
十 辉福寺碑	二四
一一 元桢墓志	二五
一二 元简墓志	二六
一三 穆亮墓志	二七
一四 元遥妻梁氏墓志	二八
一五 元鉴墓志	二九
一六 夫人王氏墓志	三〇
一七 郭乾墓志部分文字	三一
一八 贵华恭夫人墓志	三二
一九 元遥墓志	三三

三三	元晖墓志	七五
三四	穆亮妻尉太妃墓志	七六
三五	元灵曜墓志	七七
三六	元崇业墓志	七九
三七	杨乾墓志	八一
三八	荀景墓志	八二
三九	尔朱袭墓志	八四
四十	李和墓志	八二
四一	马穉及夫人张氏墓志	八七
四二	孟显达碑	九零
四三	尼那提墓志	九三
四四	智永真草千字文帖	九七
四五	孔子庙堂碑	一〇〇
四六	皇甫诞碑	一〇三
四七	李愍碑	一〇六
四八	道德寺碑	一〇七
四九	同州三藏圣教序碑	一〇九
五十	道因法师碑	一一一
五一	多宝塔感应碑	一一四
五二	臧怀恪碑	一一六
五三	郭氏家庙碑	一一八
五四	颜勤礼碑	一二〇
五五	颜氏家庙碑	一二四
五六	争座位稿（一名『与郭仆射书』）	一二七
五七	广智三藏和尚碑	一三〇

五八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一三二
五九	慧坚禅师碑	一三四
六〇	玄秘塔碑	一三六
六一	开成石经	一三八
六二	美原神泉诗序碑	一四一
六三	三坟记碑	一四三
六四	李氏柄先茔记碑	一四六
六五	御史台精舍碑	一四七
六六	大智禅师碑	一四五
六七	隆阐法师碑	一五二
六八	南川县主墓志	一五五
六九	石台孝经	一五七
七十	断千字文部分文字	一六一
七一	彦修草书及肚痛帖	一六四
七二	东陵圣母帖	一六八
七三	藏真、律公二帖	一七二
七四	怀素草书千字文	一七四
七五	李寿龟形墓志	一七八
七六	韦洞墓志	一八二
七七	韦顼墓志	一八五
七八	新城郡夫人独孤氏墓志	一八八
七九	杨执一墓志	一九〇
八十	王维画竹	一九二
八一	篆书千字文及隶书释字	一九四
八二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一九六

八三	大观圣作之碑	一九七
八四	黄庭坚诗	二〇〇
八五	《佛说摩利支天经》和《黄帝阴符经》附图	二〇二
八六	淳化秘阁帖	二〇四
八七	大开元寺兴致	二〇七
八八	游天冠山诗	二〇九
八九	徐翼所公家训	二一
九〇	秣陵旅舍送章生诗	二二
九一	月桂图	二二
九二	义勇武安王像记	二二
九三	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像	二二
九四	千字箴碑	二二
九五	苏氏笔法论	二二
九六	关中八景图	二二
九七	林则徐游华山诗	二二
九八	心画初机	二二
九九	山西灵石县知县前翰林院士顾夔墓志铭	二三〇
一〇〇	一笔「虎」字	二三二
一〇一	一笔「寿」字	二三三
一〇二	正气歌	二三四
五	附录	
一	西安碑林藏石细目	二四〇
二	西安碑林碑石陈列位置图	三五五
三	历代建置·增修记碑	三七一
四	西安碑林	三七八

中国书法演变历史摘要

陕西是我国民族文化孕育、成长和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曾有十一个王朝在这里建都。特别是周、秦、汉、隋、唐这五个朝代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较高时期的都城，都设立在西安及其附近。因此，在地表、地下保存很多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碑石、墓志、石刻线画，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西安碑林创始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一〇九〇年），距今已有近九百年的历史，是我国保存碑石最早和最多的地方，素有书法艺术宝库之称。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古代人认为把一件事情的经过，铸造在金属物上，或是刻在石材上，所谓『铭之金石』，即可永远保留。现在发现的钟鼎文字，在结尾每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用意就是如此。但金属冶铸不易，材料也缺乏，遂同时发明了石刻。利用石材刻字记事，见于文献记载的，当以秦为最早，《石鼓文》就是先秦时期的文物。秦始皇出巡时曾在峄山、泰山、之罘、琅邪（皆在今山东）、碣石（今河北省）、会稽（在今浙江省）等地刻石，歌颂秦统一六国，进行种种建设的功德，可见秦国是习惯于使用石材刻字记事的。

马衡《石鼓为秦刻石》一文云：『石鼓在唐以前未见著录，出土之时，当在唐初。其

名初不甚著，自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以表彰之，而后大显于世。其地为天兴县，今凤翔南二十里许，郑余庆迁凤翔府，今凤翔夫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宋司马池复辇置府学之门庑下，大观中自凤翔迁于东京，今开封辟雍，后入宝和殿。金人破宋，辇归燕京（今北京）今在故国子监。（按：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将石鼓由北京迁往南京，解放后，又迁还北京，今存故宫博物院），其字为籀文（即大篆），其文体为诗。其数凡十。宋司马池移置时亡其一，皇祐四年傅师求得之。入汴以后，以金填其文，示不复拓，入燕以后，又剔去其金。经此数厄，文字之残损者更多，十鼓虽具，而第八鼓已无字矣”。由此段叙述，可知历代对《石鼓文》重视的一斑。

石鼓的制作年代，是一组文物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唐韦应物、韩愈认为制于周宣王时，宋程大昌认为制于周成王时，郑樵认为制于秦，金马定国认为制于宇文周，清武亿认为制于汉代，马衡、郭沫若都认为是秦刻石，但仍不完全相同，马考为秦穆公时物，郭论证为秦襄公时的制作，是东周初年的东西，当以郭说为是。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是七国并立的局面，当时是『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许慎《说文解字叙》），由许慎的这段论议可知，若无秦国的统一，中国可能形成长期列国林立的局面。所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是说秦国书法统一了六国的书法。

《石鼓文》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书体称为大篆；秦始皇时的峄山、泰山等地

的刻石，据说是李斯写的，是继大篆之后演变而成的另一种书体，称为小篆；秦代出现的隶书（亦称八分），据说是陕西云阳县狱官程邈创造的，由于书写较篆书便利，到汉代代替了篆书，成为当时通行的书体，叫汉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草书（章草）；南北朝时期，真书（即楷书）基本定型；今草也逐渐盛行。由此可知，由秦、汉到魏晋，书法方面，真、草、篆、隶、行各种书体皆备。但绝不是新的书体出现，即将旧书体废弃。而是一种艺术，继续有人练习研究。因而每次书法展览，均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西安碑林更是如此。

东晋王羲之热爱书法，刻苦练习，书法艺术，造诣特高，有书法『圣人』之称。在南北朝时期，书法南北风格不同，南朝重帖牍，盛行草书；北朝重碑版，盛行真书。北魏的碑刻、墓志，字体浑厚凝重，遒劲刚健，人称魏体。隋唐时期，国家南北统一，经济文化臻于全盛，书法艺术也达到高峰。

在唐代书法名家辈出，但无论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韩择木等，都有四个特点，即一、做好本职工作，同时热爱书法；二、刻苦练习，熟练各种书体；三、基本功夫到家，即都精于楷书；四、最后自成一家。如韩择木精于隶书，杜甫在《观李潮八分书歌》中说『尚书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与之成三人』。不知者以为韩择木只是隶书能手，及看到他写的《南川县主墓志》，才晓得韩择木的楷书也精妙无比。又如柳公权的楷书是那么方正板重，但南宋拓印工人编的《宝刻类编》

就一块墓志说：『柳书小字此为最佳』。柳公权在皇帝前当面书写三纸，一纸真书十字：『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几种书体都妙入佳境。唐代书法家不但丰富了国内的艺术宝库，当时到长安的外国人，托鸿胪寺购买东西，必特别用一部分钱，指定『此购柳书』。日本空海在长安研究书法，唐朝政府指派诸王侍书韩方明与他共同研究，他俩在研究过程中，结成朋友。空海回国后，写成《执笔法》和《使笔法》的文章传世。据说笔、墨的制作方法也是由空海传入日本的。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都有书法名家，如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邓浣白、刘石安、民国的于右任等，都继承晋唐遗风，推陈出新，各树一帜。在西安碑林里，也都有他们的作品。

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数千年来没有中断，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代代相传。在新中国，碑林中的书法艺术更加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发扬。三十年来，西安碑林已多次整修、扩建，并迁入许多散存各县市的名碑和新出土的墓志，无论就历史文献、书法艺术、书体品类来说，都有了很大的充实和提高。为了确保碑石安全，近年国家又特别拨款，增加了防震设施。整修后的西安碑林，每天迎接着大量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民群众，也有许多国际朋友前来观摩欣赏。如日本的书法代表团，就不远万里，来碑林达数十次之多。西安碑林的拓片，也曾两次被运往日本展出，热心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本宫川寅雄先生，还把一九六

五年的展出材料，汇编成《西安碑林书道艺术》精装巨册问世。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增添了光彩，扩大了影响。

现在，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关怀下，编成了《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马文瑞同志百忙中又为本书写了前言。相信这本汇集了历代著名碑刻的册子，能为广大书法和美术爱好者在学习欣赏中提供一些方便。

陕西省博物馆馆长

武伯纶 时年八十岁整

西安碑林概况

西安「碑林」，是驰名中外的我国名胜之一。「碑林」，碑石之林，大概由于历代碑石蒐集众多如林而得名。早年，因为经常有人墨拓，碑石发黑，故有「墨洞」或「碑洞」之称。碑林现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一年）的《重修碑亭碑记》中，对保护碑石的房屋，称作「碑亭」或「碑楼」。到了嘉庆十年（公元一八〇六年）《重修西安府学碑林记》中，才出现「碑林」的说法，可见「碑林」这一名称是从清代中叶以后才固定下来的。「碑林」是我国历史上集中保存碑石较早的场所之一，也是荟萃碑石最丰富的地方。

它的建置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和北宋^①。是为了保存唐代所刻《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而建立的。这两种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〇四年）朱全忠为了把持政权，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将长安城缩小，把一些重要碑刻迁到一处，加以保存。据碑林现存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二年）立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载：「天祐甲子，太尉许国□公，才务修葺，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这是关于石经迁移最早的记载。许国□公应为许国韩公，即韩建。迁移的地方是宋代文庙（即唐皇城尚书省的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碑文是说韩建在唐末缩小长安城的同年（天祐元年）即迁移了石经。经后人研究，韩建这次迁的是两石经中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的迁移要晚几年。碑林现存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一〇九〇年）《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载：「（石经）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修新城，而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朱梁时刘鄩守长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请辇入城……乃迁置于此，即唐尚书省之西南隅也。」据此，刘鄩这次迁的是《六经石本》，亦即《开成石经》，时间约在韩建迁《石台孝经》后四至五年。

到了宋代，为了进一步保护这些碑刻，公元一〇九〇年在漕运使吕大忠等人的倡议下，遂将全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移置于府学北面（即今「西安碑林」）。迁移情况见于《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这次移动，由于准备工作较好，选择的地势干燥，地基坚固，又修了放置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安排了陈列的次序，因而使碑石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为西安碑林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金、元两代，对碑林屋宇曾作过修葺。关于碑石本身，两代无记载可考。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年）关中大地震，碑林许多碑石受到严重破坏，《开成石经》就有四十石被折断。明赵子崡《石墨镌华》记：「嘉靖乙卯（公元一五五五年）地震，石经倒损，西安府学生员王尧典等，按旧文集缺字，别刻小石立于碑旁，以便摹补。」明万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所立《重修孔庙石经记》又载：「载月既久，印摹者多，渐有磨灭不可读之底」，因而「凡点画失真者正之，苔藓污者新之，泐而欹者理之，文义断阙者借群书补之。」，说明当时对碑石又作了一次较大的整理。

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补刻《孟子》一书共九石。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麻尔图又刻《大学》、《中庸》共二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陕西巡抚毕沅对碑林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者，编排甲乙，固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刻，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

到了「民国时期」，对碑林房屋作过一次粉饰，把颜、柳等唐碑移入另一专室（即今碑林第二室），又把《孟子》、《中庸》、《大学》等碑，移入石经室内东边，特别是对《开成石经》排列次序作了较大的改变，首先是去掉了全部碑额，换成水泥平板式顶盖，碑的上端完全用钢板夹束，碑身凡折断处，也全用水泥补固，每隔二碑、三碑或六碑间以水泥柱子，柱的前后有装饰性的牙子，平列而立，好似屏风如障，改变了原来《石经》陈放的面貌。一九四〇年，于右任捐赠的《鸳鸯七志斋》墓志石三百余方，增加了碑林的藏品。以后又把新城存放的《颜勤礼碑》、《慧坚禅师碑》、《武都太守残碑》、《美原神泉诗序碑》、《述圣颂》等移入碑林。但由于缺乏妥善管理，致使碑林室内阴暗潮湿，蛛网遍布，鸟窝鼠穴到处皆是，院中破砖碎瓦，残垣断壁，荒草丛生，呈现一片荒凉景象，至于碑石本身，长期无人管理，任人捶拓，碑石全都发黑，且渐多残损。

全国解放以后，西北大区文化部，在一九五三年将碑林和文庙合并在一起，成立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对碑林进行了多次整修，翻新房屋，绿化环境，调整碑石，使碑林成为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科学历史及书法艺术的主要场所，成为举世注目的参观游览胜地。此后，文物部门配合基本建设又陆续发掘、搜集各时代许多重要碑石和墓志三百余方。其中主要有汉《熹平石经》残石、晋《司马芳碑》、隋《尼那提墓志》、唐《郭荣碑》、《李愍碑》、《道德寺碑》、《李寿墓志》、《李凤墓志》等等。由陕西各地还陆续新移入了一些名碑，其中有汉《苍颉庙碑》、《仙人唐公房碑》，《曹全碑》，前秦《广武将军□产碑》、《邓太尉碑》，北魏《晖福寺碑》，唐《同州三藏圣教序碑》、《臧怀恪碑》，北宋《折继

《闵神道碑》、《折克行神道碑》和宋徽宗赵佶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等等。大大的丰富了碑林藏石的内容。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国家还拔了专款，对碑林全部房屋梁柱及陈列的所有碑石都采取了抗震加固措施，增强其防震能力，对碑林的保护更具重要的历史意义，更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历史文物的重视。

现在的《西安碑林》，窗明石净，整齐美观，给人以琳琅满目，焕然一新的感觉。它是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碑林中共收藏了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代碑、志二千三百余方，展出一千三百余方，房屋面积二千八百余平方米，包括六座大型陈列室。七座游廊和八个碑亭，目前正在积极筹划修建碑林第七室，将近年来收集的一些重要碑石展出，供广大群众参观和欣赏。

碑。最初是在庙里扎放牺牲，在墓侧安卸棺椁的石头。石上没有文字，后来才刻以文字。以后凡刻字的石头都称作碑。现在所说「碑刻」，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经幢……在内。广义地说，还可包括天然崖壁上的题刻。

碑一般是由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头和碑座装饰是经过长期演变后才定型的。早期的碑头是简单的圆首，如《仙人唐公房碑》和陕西省博物馆藏《管氏夫人墓碑》。尖首如碑林藏《苍颉庙碑》、《广武将军产碑》和陕西省博物馆藏《晋夫人天水赵氏墓碑》。此形制可能受周代琬圭和琰圭两种礼器制式的影响。在圆首形碑头上刻有弧形的几道浅漕——碑晕。在尖首和圆首形碑刻上有穿碑身的圆孔——碑穿，据说是保存了周代拴牲下葬碑形的遗意。到魏晋时期，碑晕逐渐发展成盘螭形装饰，而尖首形则变成了碑额而寓于螭首之中，在同一碑头上保存了早期碑头的两种形式。

螭。据古代传说是龙的一种。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已有夔龙的形象，可能是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而来。这种动物，可伸可屈，可饰用于各种器物的适当部分。古代石工们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雕刻技巧，将碑首上原来只有几道浅漕的简单弧线逐渐代之以饱满矫健的螭首。

碑身是碑的主要部分，一般用竖长方形的巨大雕成，前后变化不大，上面有的刻文字、有的刻人物、山水、花卉、禽兽、地图等，内容丰富多采。一般古代碑石写和刻的过程是：先用朱笔写在石面上（因为石面颜色灰暗，用朱笔比较明显）称为「书丹」；然后刻工就在字迹上刊刻。因为书法有高有低，刻法有精有粗，古代碑刻文字便出现种种不同的风格面貌。碑侧也常常刻有精美华丽的图案花纹。

支持碑身的石座，早期只雕成简单的长方形，其上往往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所谓「四神」。南北朝开始出现有雕作龟形的，一般称为「龟趺」，也叫赑屃，当是由早期碑座上「四神」中玄武发展而来。由于当时人把龟视为长寿

的象征，将碑座作成龟形。冀望石碑保持久远之意。在艺术造型上讲，用龟作碑座也是可取的传统设计，因龟背宽，面积极大、重心低，置碑于其上，安定平稳。同时碑头既是螭龙，若用方座，虽然也很安全，但在组织形式上便不如动物来得和谐，也不能产生上下呼应，首尾照顾的艺术效果。不过唐碑也不全用龟趺，《唐六典》中说：「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龟趺，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说明在立碑制度上有官阶区分。同是龟趺，其雕刻形象和技法也不尽相同。

《西安碑林》中保存的历代碑刻文字，凝聚着我国古代许多书法艺术大师的心血和才华，具有巨大的书法艺术价值。我国的书法，源远流长，有篆、隶、草、真、行多种书体。篆书，在碑林中有秦代李斯写的《峄山刻石》（宋代郑文宝摹刻），是秦朝统一后所通用的一种字体，后世叫作小篆。唐代篆书，有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李阳冰所写的《三坟记碑》、《炳先莹记碑》和尹元凯所写的《美原神泉诗序碑》等都是具有盛名的篆书碑石。宋梦英写的《说文偏旁字源》，整理了篆书字偏旁部首，树立了篆书偏旁字源的规范。隶书有汉《苍颉庙碑》、《仙人唐公房碑》、《曹全碑》等。特别是《曹全碑》，书法工整精细，笔致精健俊丽，秀美多姿，为东汉隶书极盛时期的精品，出土数百年来，一直为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所喜爱，屡见于各家著录。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是目前所见石经残石中最大的一块。《熹平石经》相传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著名书法家蔡邕主持刻石并亲自书写了一部分的，光和六年（公元一八三年）刻成。这部有名的《熹平石经》虽仅存残石，但保存了我国先秦的经文书句。从经学方面说，它可以校正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讲，石经的文字是蔡邕等书法家以隶体书写，可视为汉隶书法的规范。唐代隶书更多，虽都取法于汉隶，但各具特色。如梁升卿书写的《御史台精舍碑》，史维则书写的《大智禅师碑》，韩择木书写的《告华岳文》及唐玄宗李隆基书写的《石台孝经》等，就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草书，以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千字文》最为著名。北魏的《元桢墓志》，风格刚劲豪放，笔势浑厚凝重，人们称它为魏体，上承汉魏隶体的余韵，下开隋唐楷书的先河，在北魏墓志里是珍品之一。《晋司马芳残碑》是一九五二年西安市修下水道时在广济街出土，为陕西第一次发现的晋代碑石，书体在隶楷之间，是一种从隶到楷的过渡书体。真书的艺术风格，每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作为一种特定的书体，成熟约在晋唐之间。碑林中保存真书名碑和墓志以北魏至隋唐的最多，如北魏的《元简墓志》、《穆亮墓志》、《元遥墓志》、《元鉴墓志》、《鄯乾墓志》、《元遥妻梁氏墓志》、《元晖墓志》、《晖福寺碑》及《皇兴造像》下的铭文等；隋代的《李和墓志》、《孟显达碑》、《尼那提墓志》等；唐代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虞世南书写的《孔子庙堂碑》（宋代翻刻本），褚遂良书写的《同州三藏教圣序碑》，颜真卿书写的